



## 书坊周刊 · 书香



历时两年累积史料,走访二战老兵,探访战场故地,秉持深挖历史、还原历史、铭记历史的认真态度,以纪实的方式写成的《米罗山营地》,是陈河在继《沙捞越战事》之后,再写马来亚战场的华人抗战史之作。陈河称,让国内读者了解东南亚抗日战争的故事,是他写这本书的最大动力。而当提到目前流行的抗日剧,陈河称,影视制作人不能在重大的历史问题上低俗化,而是应该成为正向化的力量,像抗战这样特别惨痛的历史是不能拿来消费的。

《米罗山营地》 陈河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出版

# 陈河: 抗战这样的惨痛历史是不能拿来消费的

本报记者 师文静

## 1 把真实的东西呈现给读者看

齐鲁晚报:这本书无论是非虚构的写作方式,还是所关注的东南亚华人抗战历史,都是比较偏的,不是写作上的热点。当初为什么写这部书?

陈河:我也是偶然进入这段历史,写了这本书,我被这段历史感动了。中国抗日战争分为几个战场,有大陆本身的战场,还有缅甸的远征军战场。但是对东南亚抗日战场大家更加陌生,所以这段历史,我既然已经了解,而且我也是一个写作的人,应该说也是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写出来。我觉得应该把东南亚抗日战场的故事,让国内的朋友们知道了解,这是我写这本书最大的动力。

至于非虚构,因为写这段历史,要忠于历史原来的面目,把真实的东西写给人家看,如果是虚构的话,读者就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了,所以就这样写作了。这些事情不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的采访实录,加上

对历史资料的收集和研究,然后形成了这部长篇纪实作品。

齐鲁晚报:写非虚构历史需要很多资料,您做了什么准备工作?

陈河:关于搜集素材,有一个故事。最初我了解到,在加拿大有一部分华裔青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参加了加拿大的军队,被派到东南亚战场上和日军作战。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开始查找资料,在2007年的时候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但是,在写《沙捞越战事》时,我发现了大量的材料,没有写进去,都是真人真事,并且非常感人。这时,我就开始在国外系统地收集资料,之后又回国到广州暨南大学对相关历史资料作了深入研究,然后又前往马来西亚做了实地考察和研究,整整花了两年多时间,最后才形成了这本《米罗山营地》。



▲ 陈河近照

## 2 不能将重大历史问题低俗化

齐鲁晚报:二战之后湮灭的华人抗战史太多,近年来通过一些影视作品我们才逐渐了解到包括远征军以及华侨爱国会等抗日的一些史实。您为何偏爱选择南洋抗战史为创作背景?

陈河:通过近几年的影视作品,让我们知道了很多原先不知道的抗战历史,尽管这些影视剧中人物被神化和雷化,但实际影响却是存在的,否则,远征军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家喻户晓。

我之所以选择南洋抗战历史,跟我的经历有一定关系。虽然我现在是在北美、加拿大生活工作,但我毕竟是华人,离开了大陆地区,也是海外侨民。同样,对于海外侨民的历史,我会更加关注。

齐鲁晚报:这个故事是要拍成纪录片吗?

陈河:对。中央电视台一个导演看了这本书,他跟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商量,他们也很感兴趣。总体来说他们觉得这个题材还是不错的,因为是一个历史事件,再加上书中卡迪卡素夫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她可以感动很多人。央视现在想做这个事

情,当然还在前期的论证中,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

齐鲁晚报:您自己写了多部二战抗战史作品,对那段历史有深刻的理解。但是,目前国内有关抗日的电影和电视剧,娱乐化、雷人剧和虚假编造剧泛滥。而这些剧的拍摄,不乏知名导演编剧。您怎么看待抗日剧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对待那段历史?

陈河:这种现象的出现,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文化市场的娱乐化,导致文学作品以市场为导向来创作,只要有人看、有人拍,不管什么样的作品,都有人敢写;第二,大陆观众的审美口味越来越趋于市民化、平庸化和低俗化。这样的市场需求,导致一些影视制作者迎合这种低级需求,致使这种雷人场面愈演愈烈。

按道理说,普通观众喜欢放松无思考的娱乐化节目,是没错的,但影视制作者和媒体,不能在这种重大的历史问题上低俗化,而是应该起到正向化的力量,不能消费抗战这段特别惨痛的历史,我们应该抱着一种特别敬畏的态度来对待这段历史。

## 3 真正的文学创作非常消耗心智

齐鲁晚报:因为人的阅历有限,经历总会被写完。写非虚构作品,您的写作也逐渐转向经历以外的写作,如何寻找素材呢?

陈河:假如你完全依赖经历写作,的确有危险。比如有好多知青作家就是把他自己的生活写完之后,就没的写了。反过来说,经历越多,写作资源越丰富,当然是对写作有好处的。

我回国以后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你不能老消费那段经历,你要把视野放大。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万里路就是为了获得经历,但是一定要读万卷书,读了书以后你才能把你的经历当做可以写作的材料,读了书以后你才能对你的经历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说我这两部小说跟我自己的经历没太大关系。

齐鲁晚报:您的写作轨迹属于厚积薄发,而现在更多网络作家是一炮而红。您认为哪一种写作方式更好?

陈河:很难说。有一种现象是不太好,一些所谓的“神童”,很早就被捧出来,这肯定对小孩子有伤害。再比方说那种“轻消费”的,在网上写些故事,那种不是用脑子写的,用膝盖写都可以。真正的文学创作是非常消耗心智的,而且这个是要有状态的。

我在国外十多年经历了很多事。我离开温州到了国外,自己早年的记忆都会呈现出一种不同的状态,这对写作是很有好处的。现在也有阅历了,再来写作是水到渠成。我是50后,实际上像我这个年龄在国内已经算是骨灰级的老作家了,可我现在才开始在国内出书成名。

陈河,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首届“郁达夫文学奖”获得者,现为自由写作人。近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红白黑》、《沙捞越战事》、《布偶》,中短篇小说《夜巡》、《黑白电影里的城市》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军队在珍珠港击毁美国太平洋舰队,开始了占领东南亚诸国的军事行动。日本中将山下奉文率领身经百战的第五师团,饿虎扑食一样横扫马来亚半岛,而东南亚诸国的殖民统治者英国人溃不成军、节节败退。在新加坡即将沦陷之际,正当英国军队忙着撤离的时候,一支临时拼凑的华人义勇军却义无反顾地上前线御敌。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英国当局和中国国民政府以及马来亚抗日游击队三方组成了联合阵线,开展敌后抵抗运动。这支在特殊时期由于特定目标而联合起来的特殊队伍,以马来亚丛林区的米罗山为据点,联合敌占区工农商各阶层,积极开展抗日活动。虽然,短短的十个月后,他们冒死建立的抗日网络被无情摧毁,但他们昂扬的斗志、英勇的精神,值得后人永远怀念。尤其是为米罗山营地提供医疗救援的卡迪卡素夫人,面对日军的严刑拷打,甚至面对女儿小朵恩吊在火堆之上的逼迫,都不曾屈服,始终以大义凛然的高贵蔑视日军的残暴。

## 新书秀场



新生代作家颜歌的新作《我们家》,2012年10月在《收获》杂志以《段逸兴的一家》之名刊发时即引发强烈关注,近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精神病病人康复后讲述的故事,具有异乎寻常的阅读快感。

在这部从第一页就让人发笑、笑到最后禁不住酸楚的小说中,围绕着给奶奶过八十大寿,颜歌以“我爸爸”为主角,以现在时和过去时交错的叙述方式,将“我们家”三代人六十年不宜为外人道的奇葩家事轻巧“曝光”,与此同时,“平乐镇人”在时代变迁中活色生香的麻辣生活也被连皮带骨地定格下来,而这恰恰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度必被留下的存照。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适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即将面世,其中,首次公开出版的卷中是最大的亮点,这是胡适1919年在北大哲学系二、三年

级讲授中国哲学史中古部分时的讲义。卷中虽然只有54000字左右,但是它反映了胡适当年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一脉相承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理念,对于研究胡适学术思想及新文化运动中的哲学史研究成果,颇具“活化石”意义,是存世的、可以见到的,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层面最后的有系统的、有思想体系的著作。可以想见,本书的面世将利于拓展胡适研究的新领域。



去年,被称为21世纪最伟大的作品的《2666》在中国出版后,立刻掀起阅读风潮,日前,罗贝托·波拉尼奥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已由北京世纪文景出版,而其成名作新版《荒野侦探》也将于近日和读者见面。《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由14个短篇组成,讲述一个智利流亡者在南美和欧洲漫无目的地游荡,串起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的故事,几乎都是在流亡生活中理想破灭的一代人,如何挣扎于边缘,困于梦魇。书中第10个故事——“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有评论家猜测主人公“我”有可能就是《荒野侦探》中的阿图罗·贝拉诺。而波拉尼奥说过,“《2666》的叙述者就是阿图罗·贝拉诺”。这三部描写最张狂、最鲜明的青年一代的作品,在无意间,有着看似无形实则千丝万缕的联系。



上海作家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去年在《收获》杂志刊出,引起文坛关注,位列中国小说学会“201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榜首。日前,修订版《繁花》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以大量的人物对话与繁密的故事情节为主的长篇小说,新颖之处在于其退到了传统“话本体”的语言表达。全文以沪语行文,金宇澄解释如此安排为“口语铺陈,意气渐平,如何说,如何做,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以各自语气、行为、穿戴、划分各自环境,过各自生活”,不动声色中将上海30余年惊心动魄的蜕变忠实呈现。